

裴氏世譜

卷九—卷十

裴氏世譜卷九目錄

表啓目書序疏附

執奏裴景仙獄表

李朝隱

第二表

李朝隱

爲榮陽公薦裴侁狀

李商隱

爲濮陽公奏裴邁充觀察
支使狀

李商隱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

元稹

賀裴桂州啓

柳宗元

上裴行立中丞撰管家洲記啓

柳宗元

上裴晉公獻平淮西雅詩啓

柳宗元

謝史館裴相公啓

羅衮

謝裴相公啓

劉禹錫

賀門下裴相公啓

劉禹錫

上門下裴相公啓

劉禹錫

上吏部裴侍郎啓

王勃

上裴相公啓

溫庭筠

爲人上裴相公啓

溫庭筠

上裴舍人啓

溫庭筠

投蘄州裴員外啓

羅隱

投戶部裴德符郎中啓

顧雲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徐陵

與裴諫議虬書

于邵

上鹽鐵裴侍郎書

杜牧

上禮部裴侍郎書

劉蛻

勸裴相公不自出征書

李翱

與裴埏書

柳宗元

寄裴舍人遣衣藥直書

盧照鄰

上吏部裴侍郎行儉書

駱賓王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荆潭倡和詩序

韓愈

裴氏海昏集序

呂溫

送裴參軍充大稅使序

孫逖

鍾陵夏中送裴判官歸浙西序

符載

奉送裴二十一兄闕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送安南裴中丞序

權德輿

裴氏世譜
論擯棄裴度疏

韋處厚

裴氏世譜卷九目錄終

裴氏世譜卷九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加二級、紀錄五次、裔孫
律度重修

表啓

書序
疏附

執奏裴景仙獄表

李朝隱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至五千疋，事發逃走，奉勅令集衆殺劫。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罪不至死。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嗣，據贓未嘗坐死。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

第二表

李朝隱

臣某言：臣伏以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之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仙曾祖寂草味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諸子各陷非辜，惟仙子然猶在，且又承嫡繼封主祀。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乎？捨罪念功，乞垂天聽，况應勅決杖，乃有犯配流近，發德音並標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顛顛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于一人，獨峻恒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于法，則國典有常。率土幸甚！幸甚！

爲滎陽公薦裴佖狀

李商隱

右臣伏準某年某月日，勅內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邕鄉茂族，洛

下名生，處家國以必聞，善兄弟而無間。而又南翬耀彩，東箭含筠。身先較藝之場，首出觀光之籍。從外府而允稱賢佐，立中臺而克號清郎。洎時急昌言，官登大諫，楊阜常規，于法服陳，羣盡削其封章。實於不拂之朝，能守勿欺之旨。臣所部俗分蠻徼，地控越城。藉威略以靖封隅，資簡惠而安疲瘵。願迴殊渥，以授當仁。豈微敬仲之才，兼有伯游之長，俯從牢讓，方免曠官。特冀宸嚴，曲垂矜許。干冒讓陳，惶越無任。

奏裴邁充觀察支使狀

李商隱

右件官魯國名儒，邕鄉右族。松寒更翠，馬老不迷。臣昔忝鑿門，辟爲記室。屬詞而夙構無異，論兵而故校多歸。畫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箇月，比于流輩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

元稹

某啓，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禽吳元濟，歸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絕稱言，

億兆譁呼，天下幸甚！某聞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羣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之智。日者天棄淮、蔡，蓄爲汙瀆，五十年間三后垂顧。渺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爲利。聖上以睿謨神算，方議剪除，羣下守見習聞，咸懷沮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況某早趨門館，忭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踴躍徘徊之至。

賀裴桂州啓

柳宗元

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於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上裴行立中丞撰管家洲記啓

柳宗元

右伏奉處分令撰管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伏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愆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裴晉公獻平淮西雅詩啓

柳宗元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于大雅，載在史官。然而中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蕃，辛、趙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人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

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譔平淮夷雅詩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謝史館裴相公啓

羅 袞

某啓。伏以洪鈞播物，已在生成。朗鑑通幽，寧期照燭。伏以相公二十五丈，熙朝德茂，軌世才高。發言爲褒貶之經，迴願是寒暄之律。自叨洪獎，愈切寵驚。近又見戶部王侍郎，伏知造化工夫不遺纖草，丹青潤色偏及偶人。輝華而賤質增榮，感激而雄眸有淚。實以袞家殊弁冕業，繼詩書卷懷于盛壯之時，浮泛于衰遲之日。詞科入仕，尋周一紀之星。諫署升朝，亦改四年之火。雖復毛慙腹背，角困藩籬。未嘗不砥礪公方，琢磨文術。竟以長沙地窄，難呈宛轉之姿，南郡鬼逢，每受擲輪之耻。俄消剝道顯，自明恩霖，施而窮澤生流瑞降。而枯條更肄，得不乘風奮力，搦朽申勞。依魯相之門墻，永隨車暨，仰殷宗之左右，長奉鼎

梅。早情無任，日夕兢惶，生死銜戴之至。

謝裴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某遭罹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綱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泥濘，動而愈沉。甘心終否，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剿絕，仁人持衡。紓神慮于多方，起堙淪于久廢。居剝極之際，一陽復出。生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晷晚。章程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慶禱。謹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睿睿，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山嶽効靈。制勝于樽俎之間，指縱于溝澓之末。蕭斧既定，袞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如風草。一德交暢，萬方和平。運神思于洪爐，納生靈于壽域。文武丕

續，冠于今古。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嚮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齊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拂其長彗。授鉞於西顛之半，策勳于北陸之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於樂章。山河啓封，載在明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叶符，極夔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俊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才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虚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陰施拯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欣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而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脩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危厄，當受厚恩，誼盟於心。要之自効，常

懼廢死荒服，永孤願言，敢因賀牋，一寄丹誠。顧非奇理，不足以縈於冲襟，然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

上吏部裴侍郎啓

王勃

某啓。猥承衡鏡，驟照堦墀。本慙刀筆之工，虛荷雕蟲之矜，殊恩屢及，嚴命頻加。責光耀於昏冥，課官商於寂寞。進退惟谷，憂喜聚門。誠恐下官冒輕進之譏，使君侯招過聽之議。貴賤交失，恩愛兩虧。所以戰懼盈旬，遲迴改朔。懷鄭璞而增愧，捧燕珉而自耻。某性惟懵昧，識謝沉冥。蒙父兄訓導之恩，借朋友琢磨之義。「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忠孝爲九德之源，故造次必如是。審名利爲五常之賊，故顛沛而思遠。雖未之逮也，亦有其志焉。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者接君侯者三矣，承招延者再矣。抑亦可以言乎？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爲。勸百

諷一，楊雄所恥。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重，古人未嘗不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敍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爲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驚，適足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挽周陳之禍。于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有逆於時；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壞矣。國家應千載之期，恢百王之業。天地靜默，陰陽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庇生人，黜非聖之書，除不稽之論。牧童頓穎，思進皇謀；樵夫拭目，願談王道。崇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衛。衆持則力盡，真長則僞銷，自然之數也。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鎔範之權，至於舞詠澆淳，好尚邪正，宜深以爲者也。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爲先。誠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間，求材于簡牘之際。果未足以採取英秀，酌斟高賢者也。徒使駿骨長朽，真龍不降，銜才飾智者

奔馳於末流，懷珍蘊璞者栖遲于下列。易不云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書不云乎：「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餘風未殄，公豈念哉。嗟乎！蓋有識天人之幽致，明國家之大體，辯焉而不窮，酌焉而不竭。抱膝無悶，盱衡自得，彼悠悠之技，焉足爲君侯道矣。自非奉閑宴接清談，未可一二言也。然竊不自揆，嘗著文矣，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謹錄古君臣讚十篇並序，雖不足塵高識之門，亦可以見小人之志也。伏願暫停左右，少察胸襟，觀述作之所存，知用心之有地。謹啓。

上裴相公啓

温庭筠

百姓咸被其仁，一物不違于性。儒或在途與歎，解彼右駟。彈劍有聞，遷于代舍。瞻風自小，與古爲徒。此道不誣，貞明未遠。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狀，謙細儉陋，造寫繁蕪。干冒尊高，無任煌灼。

爲人上裴相公啓

温庭筠

某聞：瘦馬依風，悲皆感土；秋鷹厲吻，饑即投人。能知豢養之恩，頗識歸飛之兆。是以臺卿瀝壘，先告孫賓。越石棲身，惟親晏子。觀賢達始終之趣，察古今行止之規。必有良知，允諧依託。某伶傳弱植，憔悴孤根。詞林無渙冰之文，官路乏甘陵之黨。每持疎拙，久謝紛華。既而曳履侯門，經時不遇。牽裾憲府，越月而昇。九衢獨愧于迷津，五省纔霑于掌庾。相公初締鄭棟，甫潤殷林。寧知叢陋之姿，首在陶甄之列。扳於郎吏，委在絃歌。元日縱囚，殊無異政。清晨探賊，未報殊恩。豈期遽露情誠，猶煩鼓鑄。近者私門集斃，同氣貽災。孀幼流離，關河緬邈。淚變萋弘之血，髮同園客之絲。萬里魂銷，孤燈吊影。蓋生人之大痛，行路之同悲。泉壤長辭，何緣取決。人琴並絕，不得申哀。端居則有愧簪纓，乞告而曾無事例。又以孔懷酷遠，先筮非遙。永言龜告之期，遂在螭鳴之月。儻解其所任，契彼私心，絕緬冒于官曹，獲優游於教義。孤誠所願，九死如歸。其或念以艱虞，難于罷免，亦有虛閑散秩，不滿于幽微，終鮮之悲，無慙於